

女帝奇談傳

(下)

女

帝

奇

英

傳

下





梁羽生小說全集

女帝奇英傳(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帝奇英传 下/梁羽生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2)

ISBN 7-80521-628-2

I. 女… II. 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邮编:510600)

广州购书中心经销

(广州市天河路123号,邮编:510620)

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068毫米 32开 12印张 43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8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下)

第十七回	江湖空抱幽兰怨.....	285
第十八回	屈子迷途尚未还.....	299
第十九回	河梁诀别痴成恨.....	317
第二十回	塞外相逢友变仇.....	334
第二十一回	大漠深宵逢旧识.....	356
第二十二回	王廷盛会逞奇能.....	375
第二十三回	岂有佳人甘作贼.....	394
第二十四回	是真豪杰傲王侯.....	409
第二十五回	柔肠侠骨情无限.....	429
第二十六回	剑胆琴心意自伤.....	449
第二十七回	同命鸳鸯悲命薄.....	465
第二十八回	忤情慧剑断情根.....	483
第二十九回	还乡游子伤灾劫.....	499
第三十回	窃国神奸伏祸根.....	516
第三十一回	历劫了无生死念.....	533
第三十二回	经霜方显傲寒心.....	553

第十七回 江湖空抱幽兰怨

武玄霜一看，果然是她堂兄武承嗣的字迹，信上写道：“惊闻吾妹远赴漠北，欲召回李唐遗孽，作旋乾转坤之谋，吾妹冰雪聪明，奈何欲自召灭门之祸！此为愚兄所大感不解者也！皇帝春秋已高，惑于狄仁杰之邪说，圣聪容有闭塞，圣虑容未周详，吾妹未加劝谏，反从而助之，万一归宗李唐，果成事实，则不但今日之繁华富贵，化作云烟，吾武氏其尚有噍类耶？吾妹其再思三思！盼吾妹见此信后，速返长安，从长计议。兄承嗣。”

原来自武则天称帝之后，改唐为周，关于帝位继承的问题，一直就在朝廷上争论得很激烈。本来按照“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姓武的做了皇帝，就该姓武的子孙继位。可是一班有力的大臣，却主张武则天传子不传侄。武承嗣一心想做皇帝，另外也勾结了一班大臣拥护他。在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武承嗣便运动了一班人，以凤阁舍人张岑福为首，几百人签名上表，请武则天明令以武承嗣继承帝位，当时的宰相岑长倩极力反对，事卒未成。武则天为了缓和两派的争执，一方面以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旦改姓武氏，封为“嗣皇”，一方面立其侄儿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他诸侄皆为郡王，姓武的势力大大压倒了姓李的。武则天本来要封武玄霜做郡主的，武玄霜不愿受封，但却因此更得武则天的信任。

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虽受封“嗣王”，顾名思义，似乎武则天已准备把皇位传给他，但李旦极为平庸，武则天始终没有明

令立他为太子。武承嗣仍然极力图谋继承帝位。狄仁杰担心会造成内乱，劝武则天召回她的第三子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他上表道：“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大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他明明白白的反对立武承嗣，指出了即以亲疏而论，儿子也要比侄儿亲得多。这几句话很打动了武则天的心，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势，立武氏为帝，内乱势将不免，再一想李显的才能虽然也并不高，可是武承嗣也不行，而李显却有一班有能力的大臣拥护他，权衡之下，武则天终于决定接纳狄仁杰的主张，将庐陵王召回，准备将来立他为天子。武承嗣听到这个消息，把狄仁杰恨得牙痒痒的，但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信任的人，武承嗣不敢动他。

武玄霜看了这封信后，心头大震，想道：“将来李氏为帝，武氏确有灭门之祸，只能看谁做皇帝对天下较好一点了，一家一姓的利害，又算得了什么？我姑姑也不是曾经屡次这样说吗？”想到此处，豁然开朗，把武承嗣的信撕碎，纳入口中，一口便吞下去了。

那两个武士愕然相顾，猜不透她心意如何。武玄霜冷冷说道：“我不回去，你们是否便要取我性命？”封牧野急忙陪笑说道：“不敢，不敢！那两句话不过是想劝姑娘回去而已。千岁爷但求姑娘能够回去，他说，最好不必露面，便能劝阻姑娘前行。是小人们斗胆，用了江湖上的虚声恫吓的手段。姑娘你也是惯走江湖的了，这种江湖上的套语，难道也会放在心上吗？姑娘若然见怪，小人在这厢给你赔罪。”武玄霜听他言之成理，猜测武承嗣的本意，大约也是希望非到必要之时，不必将这封信交出来，便道：“既是我哥哥的意思，何须你替他赔罪？”眼珠一转，扫了他们一眼，祝见章道：“我们穿上这突厥武士的服饰，姑娘想必见疑？这是为了便于行走的原故。”武玄霜冷笑道：

“那是为了便于追踪的原故吧？哼，哼，你们敢冒突厥武士，那胆子可真不小！若然碰上了真的突厥武士，或者碰上了天山剑客，你们可就要自找苦吃。你们回去时，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吧。”封牧野道：“多谢姑娘处处替我们着想，姑娘金玉良言，自当遵照。那么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回去？”武玄霜道：“什么咱们？你们回去告诉王爷，就说他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一切听从圣上，请他不要自作主张。”封牧野与祝见章面面相觑，见武玄霜执意不回，他们只好自己回去。

武玄霜目送他们的背影下山，长长的叹了口气，心中想道：“我姑姑改唐为周，做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女皇帝，她岂是只为一家一姓着想？承嗣他们这样胡搞，不但武家要蒙上恶名，黎民也要受他灾祸。但求上天保佑，让我姑姑多活几年，有我姑姑在世，他也许还不敢乱作非为。”

武玄霜尚未知道，她堂兄武承嗣为了想继承帝位，已经和突厥可汗暗通消息，突厥可汗得知李逸隐居天山，便是武承嗣派人给他报讯的。武承嗣想突厥可汗杀掉李逸，突厥可汗却另有打算。至于那封祝二人，便是给武承嗣送信的人，他们早已见过突厥可汗，他们那一身武士服饰，便是突厥可汗赐给他们的。他们隐藏面目，本来想把武玄霜擒着，献给突厥可汗，领功请赏，不料反而险丧武玄霜剑下，这才迫得他们献出武承嗣的信件，将事情都推到武承嗣头上。

且说武玄霜将那两个武士打发之后，继续追踪长孙璧的足印，越上越高，到了一座山峰，忽见一间屋子，座落在林木丛中，武玄霜心弦颤抖，心乱如麻，想了好一会子，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敲门，好久，听不到人声回答，武玄霜大为奇怪，想道：“除了他们，还有谁住在这里？或者是他们不愿见我么？”鼓起勇气，叫了一声长孙璧，又叫了一声李逸，仍然听不见回答，武玄霜咬了咬牙，下了决心，一下子便把门推开。

冷风扑面吹来，室中杳无人影，不但没有李逸，连长孙璧也不见了。武玄霜心头酸痛，想道：“你竟然没有一点故人情份，我万里远来，你却也避而不见么？”随即想到：“莫非是长孙璧不许他见我？长孙璧呀，你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你把我武玄霜看作何等样人？我岂是与你争汉子的人！”

一抬头，忽见墙上留有几行字迹，那是两首绝诗，第一首写的是：“十年梦醒相思泪，万里西风瀚海沙。同命鸳鸯悲命薄，天涯何处是我家？”第二首写的是：“愿将热血洒胡尘，且把遗言托旧人。应念李郎家国恨，留他同赏雪山春。”

墨沈犹新，这是长孙璧刚刚留下的笔迹。武玄霜痴立壁前，不觉呆了。细味诗中之意，第一首是长孙璧的自悲身世，她把与李逸的十载姻缘，当作一场幻梦，如今幻梦醒来，唯有相思之泪。因此她宁愿弃家出走，在西风万里，黄沙漠漠之中飘泊。诗句并不很工，但却凄恻动人。武玄霜心道：“这固然是长孙璧的自白，但却何尝不也是为我写照？我横穿瀚海，独上天山，不也是只赢得十年梦醒？”再想第二首诗，那诗意就更辛酸曲折了。似乎是长孙璧特别留给她看的。诗中说她“愿将热血洒胡尘”，大约是表示她为救爱子，不惜一死。第二句“且把遗言托旧人”，那就分明是对武玄霜说的了，武玄霜与李逸相识在前，她把武玄霜称作李逸的“旧人”，实有双关之意，诗意是说：“好吧，我现在走了，我拚着血洒胡尘，这个家我是不会回来了。我将他让给你，你是他的旧时相识，你应该知道他有国之恨，请你不要迫他回长安去，那样做是会令他心碎的，你爱他，你就留下来伴他同赏雪山的春天吧。虽然雪山之春那是远远比不上中原的阳春烟景，但你应该体念到她的心情呵！”

这首诗不但透出一股“酸”味，也透露出长孙璧对李逸的一片深情，可以想象，她在写这首诗时，心中情绪一定复杂得很。武玄霜读了这两首诗，也不觉心伤泪下，顿时间思潮起伏，

一片茫然。想不到长孙璧对她是这样误解，对武则天的改唐为周，所含的敌意又是如此之深！而最令她感动的则是长孙璧对李逸那种执着之极的爱情。武玄霜呆了好一会子，蓦地心中想道：“我何苦妨碍他们夫妇之情？罢了，罢了，即算是国家大事，也权且抛在后头，就让他们两人在这天山终老吧。我这一生再也不要见他了。”

武玄霜怅怅惘惘，心乱如麻，想要离开，双脚竟然不听使唤，眼光一瞥，忽见室中还留有李逸的那具古琴。武玄霜突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痴痴的坐下去，一滴泪珠，洒在琴弦之上。

武玄霜睹物思人，想起以前的琴歌互答，更为怅惘，情不自禁的手抚琴弦，弹起了曾为李逸奏过的那阙楚辞：“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心中想道：“以前我借这琴韵歌声，问他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前？而今却问我自己了。”

一曲奏罢，余韵袅袅，武玄霜正待推琴而起，忽听得远处有一种极微细的声音传来，好像是踏在雪地上所发出的“嚓嚓”声响，武玄霜心头一震：“难道是他们又回来了？”倚窗遥望出去，只见山坳处转出一人，武玄霜吃了一惊，原来是毒观音，在她的后面还有一个青衣男子，刚好被岩石挡着，一时之间，看不清楚他的面容。

武玄霜在这里见到毒观音，虽然有点出乎意外，却也未曾将她放在心上，令她吃惊的是后面那个青衣男子，若然是毒观音的师傅天恶道人的话，这可不易对付。好在转眼之间，那青衣男子就转出山坳，武玄霜看清楚了不是天恶道人，松了口气，想道：“我且静以待动，看他们来做什么？”于是又坐回几前琴。

过了片刻，那两人的脚步声已到了门前。只听得毒观音松

格笑道：“李公子，你好闲情逸致呵，老朋友来探望你啦。”武玄霜不理睬她，仍然继续弹琴，她正弹到楚辞中的“日与月其不待兮，恐美人之迟暮”琴声凄苦，将毒观音的笑声压下去了。

毒观音待得琴声断续之际，又再扬声笑道：“老朋友这般慢客岂非太过，不近人情？我还未见过你的新夫人呢？为何不请我进去？”那青衣男人说道：“叫他不要再弹了吧，听得人极不舒服。”毒观音道：“是呀，你弹琴迎宾，也该弹些好听的调儿。喂，你开不开门？你不开门，我可要自己闯进来了。”

两扇木门被毒观音“呀”的一声推开，毒观音对那男子道：“你不进来拜见主人么？”那男子道：“你将他们揪出来就行了，我不屑与小辈动手。”

毒观音踏进门来，望了一眼，笑道：“原来是李夫人在弹琴。”武玄霜披着斗蓬，低头弹琴，毒观音与她隔别多年，一时间认不出来，把她当成了长孙璧。毒观音又笑道：“以前的长孙姑娘，现在的李夫人，你还认得我么？在骊山之下，你们杀了我的师兄，这件事情你总该还记得吧？你别害怕，我不是向人讨命的，我只是来请你到一个好地方去。你乖乖的随我走吧！”武玄霜仍在弹琴，毒观音阴恻恻的笑道：“李夫人不肯动身？那么我只好亲自来请你的大驾了！”缓缓的走到了武玄霜跟前，伸手就向武玄霜一拉。

她一边伸手，一边笑道：“好妹子，我这手上可是有毒的呵，你愿意要我搀扶你么？”她手掌有如羊脂白玉，说话温柔动听，确是名实相副，不愧“毒观音”的“雅号”。

毒观音笑声未绝，忽然发觉了对方是武玄霜，这一惊非同小可，咽喉好似突然给人卡着一样，笑不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两方同时出手，但听得“啪哒”一声，武玄霜长袖一拂，毒观音连打三个筋斗，翻出屋外，身形未起，立即便射出一把透穴神针，武玄霜拔剑一挥，银虹一绕，化成一道光圈，将

那一篷银针，都绞成了粉屑。

武玄霜低头一看，只见雪白的衣袖上已印上了一个黑色的掌印，毒观音的手掌有如羊脂白玉，而手掌按处，居然沾衣如墨，可以想见她手心毒气的厉害。武玄霜也不禁骇然，想道：“这女魔头的功力又高许多了，幸亏我没有轻敌！”当下一跃而出，按剑斥道：“毒观音你到此何为？还不与我实说！”

就在这时，只见那青衣男子长袖一卷，离身三尺，便把毒观音卷了起来，伸掌在她背上一推，轻轻将她送过一边，毒观音的面色本来惨白如死，转眼间便红润起来，喘气笑道：“武玄霜呀，今日由不得你强了。你到此何为？还不与我实说！”她敢这样说话，分明是恃有靠山。武玄霜也吃了一惊，原来她刚才使出铁袖神功，料想那毒观音禁受不起，岂知被那青衣男子在举手拂袖之间，便把毒观音身上所受的内家真力卸开，这份功夫，比起武玄霜来还要胜出一筹。

那青衣男子睨了武玄霜一眼，哈哈笑道：“你便是八年之前，曾在峨嵋金顶捣毁英雄大会的那个女子么？功夫果然不错，是个可造之材，你不如拜我为师了吧。”武玄霜大怒，一剑刺去，那青衣男子“咦”了一声，说道：“是谁教你的剑法？”武玄霜出剑如风，这瞬息间剑尖已指到了他的鼻梁，那青衣男子腰向后弯，陡然间伸出左足向前一扫，脚尖踢到武玄霜持剑的虎口，腰向后弯，居然还能够向前踢出，功力之深，招数之轻，武玄霜见所未见，几乎给他踢中，幸而武玄霜轻功了得，变招机灵，一个“盘龙绕步”，有如飞燕掠波，青霜剑扬空一闪，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又刺到他背后的风府穴。

那青衣男子哈哈一笑，道：“你剑法虽好，却是难奈我何。”未及转身，反手便点，他背后竟似长着眼睛似的，手腕微抬，刚刚避开剑锋，便点到了武玄霜右臂的“曲池穴”，手指弹处，劲风飒然，认穴奇准，凌厉非凡，武玄霜迫得使出移形换位的功

夫，避开了他这一招，跟着还了一剑，刺他腰间的“阳关穴”。两人此来彼往，转瞬之间便交换了十余二十招。每一招都是极精妙的上乘功夫，把毒观音看得眼花缭乱。

毒观音叫道：“好呀，神君，你欺负我，我不跟你了。我回去向师父说去。”那青衣男子笑道：“我怎样欺负你了？”毒观音道：“你不肯替我出气，还说要收她做徒弟呢，好吧，你要她去，我不跟你。”

原来这青衣男子名叫灭度神君，做事但凭自己好恶，他也精于医术，这十多年来在域外寻找几种中土罕见的药草，所以那次峨嵋金顶的英雄大会他没有来。在武林隐逸之中，他与“金针国手”夏侯坚是两个精通医术的奇人，名气也不相上下。不过，夏侯坚的医术是用于救人，而他则有时救人，有时却为了试验药性，用毒药害人。因此他自称“灭度神君”。毒观音的师父天恶道人因为那次试验毒掌，被夏侯坚妙计破解，回去再闭门苦练，准备用十年的功夫，练成天下无敌的毒掌，灭度神医从西域采药回来，到昆仑星宿海去拜访他，正值天恶道人闭门练功，未有见他。灭度神君乃是来找天恶道人研究一种毒药性能的，见不到他，甚为失望。却幸见到了毒观音。灭度神君想学天恶道人的使毒本领，毒观音也想得一个武功强的人作为倚靠，何况她的师兄恶行者已死，她又正在寂寞之中，于是两人便勾搭上了，这次是因为毒观音探听得李逸与长孙璧结婚之后，同隐天山，毒观音一来是要找长孙璧报那杀师兄之仇，二来是要绑架李逸，她不怕长孙璧，但却有点害怕李逸的剑术，于是便邀灭度神君与她一同上山。却不料李逸夫妇不在，意外的碰见了武玄霜。灭度神君的武功分明在武玄霜之上，却迟迟不肯施展杀手，是以毒观音出言激他，要知灭度神君乃是天恶道人的好友，亦即是毒观音的长辈，他与毒观音暗中勾搭，若给天恶道人知道，他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为情。

这时他听得毒观音如此说法，面上一红，故作若无其事的哈哈笑道：“小娘子，你醋味真大，我怎能不要你呢？我不过是爱惜她的武功罢了。”其实他见武玄霜容貌武功，均胜毒观音十倍百倍，不但想收她做弟子，还确有将武玄霜来替代毒观音的意思。

武玄霜听他们一问一答，柳眉倒竖，勃然大怒，骂道：“无耻妖人，吃我一剑！”青霜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口气疾攻了十五六招，灭度神君空手对敌，还真有点难于应付。就在他与毒观音说话之时，稍稍分心，笑声未停，“唰”的一声，衣襟竟被武玄霜一剑穿过。

灭度神君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心道：“莫非这女子是她的徒弟？怪不得她不肯服我，我可得给点厉害，让她瞧瞧！”待得武玄霜攻势稍缓，他突然一声长笑，在背上取下了一柄精光闪闪的兵器，道：“你赶快拜我为师，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武玄霜一声不响，招数一变，唰的便是一招“流星赶月”刺将过去。这一剑戮胸斩肋，厉害非常，却被灭度神君的兵器一翻一抓，武玄霜突觉手腕一紧，青霜剑竟给他的怪兵器抓着，夺不回来，幸而武玄霜应变机警，一觉不妙，立即顺势向前一送，借力消势，这才把长剑掣回。

灭度神君的兵器仍是一柄长可三尺的短锄，名为“劈云锄”，是他平日用作采药的，却不知是什么金属所制，发出刺目的光芒。武玄霜的青霜剑虽然比不上李逸的大内宝剑，也是能够削金斩铁的利器，但一碰上灭度神君的短锄，便发出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对方的药锄毫无所损，武玄霜的宝剑，剑锋反而卷了。不但如此，灭度神君药锄上的五支尖抓，还可以勾拿兵刃，又可以当作点穴镢用，刺对方的穴道，这样一来，在兵器上灭度神君也占了上风。

转瞬间双方又斗了二三十招，灭度神君掌锄乱劈，招数古

怪之极，时而撕抓，时而刺穴，时而劈斫，竟然好似几种不同性能的兵器同时向武玄霜进袭一般！武玄霜仗着绝顶轻功，上乘的剑法，也是无法反攻，灭度神君的攻势愈来愈紧，越攻越急，武玄霜给他迫得透不过气来，有如一叶轻舟，在波涛汹涌、巨流急湍之中，震得飘摇不定。毒观音格格笑道：“神君，她那柄宝剑，你给了我吧。”她看准了武玄霜必败无疑，竟把她那柄宝剑，当成了囊中之物。

武玄霜银牙一咬，自知这样困斗下去，时间一长，必无幸理，只好拚死反击，剑招再变，把平生所学最精妙的剑招施展出来，飒飒连声，浑身上下，便似闪起千百道精芒冷电，与灭度神君劈云锄发出的光华，互相纠缠，互相冲刺，灭度神君的攻势稍稍受阻，但他却纵声笑道：“好剑法，只是你这样一来，真力消耗太甚，败得更快，而且可能要大病一场，不如趁早服输，拜我为师还好！”毒观音笑道：“我可以不要这个师妹！我只想要她的宝剑。”

武玄霜知道敌人的说话并非虚声恫吓，但她如何肯认败伏输！仍然挥剑对攻，拚死恶斗。激战中乍听得嗤嗤声响，毒观音又向她发射“透穴神针”，若在平时，武玄霜自然不惧，此际，她既要防备灭度神君，又要闪避毒针，顿时剑法大乱。

就在这极度紧张的时候，树林中忽然发出一声长啸，声音好似自空而降，震得山鸣谷应，枯枝摇落。灭度神君与武玄霜都大吃一惊，想当世高人，是谁有这样的功力？心念未已，只见树林中突然窜出两只怪兽，皮毛一片金黄，原来是两只金发狒狒。

狒狒是猿猴的一种，面形比猿猴更像人类，本来是在热带丛林中生长的，这时却突然在雪山之上出现，灭度神君和武玄霜都大为奇怪。

这两只狒狒披着满头金发，十分好看，灭度神君虽在激战

之中，也不禁分了心神，看它一眼。忽听得那两只狻猊怒吼一声，双双跃起，伸出利刃的长爪，倏的就向他们头顶抓下。武玄霜大吃一惊，急忙舞剑防身，就在这霎那之间，但听得狻猊狂噪，神君骇叫，武玄霜定眼一瞧，只见灭度神君的肩膊已给狻猊撕去了一片皮肉，而其中的一只狻猊，也给灭度神君的药锄勾裂了前腿。

原来灭度神君自恃武功高强，并不把两只狻猊放在心上，他瞧着武玄霜手忙脚乱，趁势进招，仅仅挥动长袖，防御那两只狻猊扑来。灭度神君运起真力，长袖拂起了一阵劲风，力道之强，足可飞砂走石，即算一般江湖上的好手，也挡不住他这么一拂。灭度神君想那两只狻猊能有多大的能为？这一拂之下，定可将它们击晕。灭度神君想把这两只狻猊生擒，还怕伤了它的性命，所以只用了四五分内力。

岂知道两只狻猊是天生异种，又经过高人调教，灭度神君的长袖一拂，竟然挡它们不住，待到灭度神君觉出不妙，狻猊的利爪已抓到了他的肩头，幸而灭度神君功力深湛，一觉不妙，立刻运用“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将两只狻猊弹开，同时反手一锄，勾裂了一只狻猊的前腿，可是他也终于被狻猊抓伤了。

灭度神君骇然失色，他是练过金钟罩的护身功夫的，寻常刀剑也伤不得，而这狻猊居然一抓就能将他的肩头抓裂，足见是只天生异兽，力大无穷。

灭度神君大怒，喝道：“我且先收拾你这两只畜生！”飞身疾起，向一只狻猊抓下，这狻猊识得厉害，竟然好像高手过招一般，懂得趋避，而且懂得乘隙反击，灭度神君一手抓空，但觉脑后风生，那只狻猊的长爪竟然抓了过来，灭度神君这次不敢轻敌，早有防备，玄功默运，加上三分内力，又是掌袖一弹，这一下那只狻猊禁受不起，跌出了一丈开外，然而居然一跃而

起，说时迟，那时快，两只狒狒又一齐扑了上来。

武玄霜突然得到两只狒狒助阵，又惊又喜，想道：“它们刚才助我脱险，我岂可看它受伤？”挥剑上前，她初时还怕狒狒不辨敌友，连她一起攻击；后来一见那两只狒狒如解人意，一左一右，帮武玄霜夹攻灭度神君，而且配合得非常之妙，它们趋闪灵活，纵有绝顶轻功的人也比它们不上，不须多时，灭度神君又吃狒狒抓了一下。

灭度神君大怒，药锄一举，“当”的一声，荡开了武玄霜的长剑，左手挥了半个圆弧，一个“圈掌”推出，只听得“噉啪”两声，两只狒狒的脑盖都吃他打了一掌，那两只狒狒迅逾飘风，居然给他以闪电般的手法击中，武玄霜也不禁骇然。

灭度神君的掌力非同小可，寻常的武学之士，若然给他这样的击中一掌，怕不当场肝脑涂地？幸而那两只狒狒乃是天生异兽，周身刀枪不入，天灵盖部份，又是浓密的金发保护，这才得以不死，但却也给掌力震得跌出两三丈外，闷叫一声，晕在地下。

武玄霜只道那两只狒狒已给他打死，暗叫不好。毒观音道：“这两只怪兽交给我吧，神君，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灭度神君道：“能救活最好，但你可得小心！”毒观音上前一拨，那两只狒狒乃是佯死，这时养好了气力，被毒观音一拨，突然跳了起来，只听得“喀嚓”一声，狒狒的利爪，深深刺入了她的手臂，竟然抓裂了她的一块骨头，灭度神君见状大惊，急忙一个劈空掌发出，那两个狒狒凌空跃起，一只狒狒向灭度神君扑来，另一只狒狒仍然继续追扑毒观音。

毒观音被利爪抓裂筋骨，痛澈心肺，百忙中发出一篷毒针，那只狒狒竟似经过高人调教似的，识得毒针厉害，长臂一伸，抓下了一条枯枝，居然使出刀剑的招数，枯枝旋风一舞，身子也跃到树上，有几口毒针给它拨落，还有则给它避过，但听得它